

# 师陀

·代表作



## 结婚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师陀代表作

---

# 结 婚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任海灯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陀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 - 7 - 5080 - 1447 - 0

I. 师… II. 中… III. ①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36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8.75 印张 305 千字 4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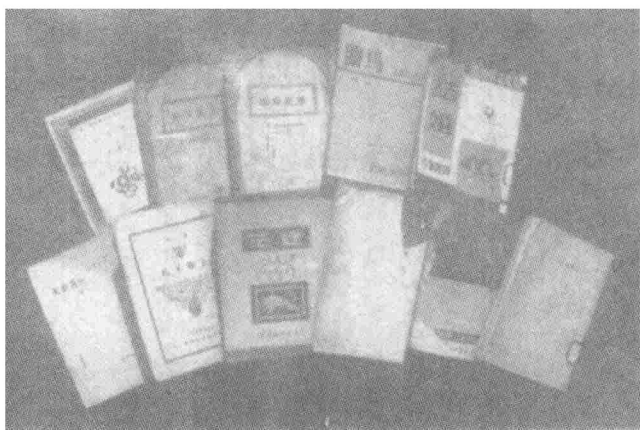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現如正全神貫注煙火上

师陀手迹



师陀作品书影

##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选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 目 录

|            |   |
|------------|---|
| 师陀小传 ..... | 1 |
|------------|---|

## 长篇小说

|          |   |
|----------|---|
| 结婚 ..... | 3 |
|----------|---|

## 短篇小说

|           |     |
|-----------|-----|
| 谷 .....   | 123 |
| 过岭记 ..... | 143 |
| 人下人 ..... | 152 |
| 毒咒 .....  | 166 |
| 倦谈集 ..... | 175 |
| 落日光 ..... | 185 |
| 一片土 ..... | 200 |
| 宝库 .....  | 205 |
| 无言者 ..... | 216 |
| 果园城 ..... | 221 |

## 散 文

|            |     |
|------------|-----|
| 这世界 .....  | 231 |
| 劳生之舟 ..... | 234 |

|                      |            |
|----------------------|------------|
| 谷之夜·····             | 237        |
| 失乐园·····             | 241        |
| 出行杂记·····            | 244        |
| 行脚人·····             | 254        |
| 《无名氏》序言·····         | 259        |
| 《看人集》题记·····         | 262        |
| 铁匠·····              | 265        |
| 生命的灯·····            | 272        |
| 同窗·····              | 276        |
| 残烛·····              | 283        |
| 《马兰》小引·····          | 287        |
| 致“芦焚”先生们·····        | 290        |
| <b>师陀主要著作书目·····</b> | <b>293</b> |

## 师陀小传

师陀，中国现代作家。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主要用笔名“芦焚”发表作品，1946年以后，改用笔名“师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杞县，1988年10月8日病歿于上海。

少年时期在杞县读过私塾、小学，后在开封读中学。期间曾与同学办过小刊物《金桥》。1931年赴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1月，首次用“芦焚”的笔名，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请愿正篇》。作品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5月与王金丁、徐盈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尖锐》。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一批艺术风格较为独特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散文集《黄花苔》等。这些作品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遂长期蛰居于上海沦陷区。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这个时期写的《果园城记》等短篇小说，以凄凉而温柔的笔调，写了一小城市的历史及各种小人物的命运。这个城市成了当时中国社会停顿和倒退的缩影。他写的《无望村的馆主》、《结婚》等中篇小说由表现农村的衰败，进而暴露战时都市的癫狂。他还尝试将外国文学名著改编为剧本，如：《大马戏团》、《夜店》（与柯灵合作）显示了他戏剧创作的才能，受到上海文艺界的重视。1946年以后，他相继担任上海戏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

建国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山东、河南、东北等地访问，写下的作品大都收在短篇小说集《石匠》和散文、历史小说、历史剧合集《山川·历史·人物》中。1957年以后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作品，受到文艺界的好评。

五十余年来，这位一直默默耕耘的老作家写下20多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他把强烈的愤怒投向了那个充满着黑暗、罪恶的旧世界。他的作品以文笔优雅、口

语犀利、生动、活泼见长,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的声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 结 婚

## 上 卷

### 第 一 封 信

我惟一的亲人佩芳，你们终于走了，留下我，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上海依旧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可是一阵风，你们走了，我心里也给刮光了。试想你的去恶有多可怜，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到他？你也许要说：

“你还有学生和同事，他们是经常跟你一起的。”

你说的不错，我的亲人，他们的确跟我经常相处。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诉你，我知道你到乡下去并不乐意，也是不得已，我怕你更为我担心。我们这是怎样相处的呀！先说同事，你自己明白，你父亲就是很好的例子。自从物价飞涨，生活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逐渐天天收紧。你只看见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灰，一天比一天脏，衣服一天比一天破。当你在学校或校门外马路上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挟一大堆讲义，失魂丧魄，匆匆走来，忽然把你撞个踉跄，几乎把肋骨给你撞断。他们于是朝你瞪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冷冷的点个头，然后撒腿走去。你站住愣老半天，他们可始终头都不回，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好像你阻碍了他们的前程，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跟你有无限仇恨。

可是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的心情的确很坏，事情的确太忙。为应付全家衣食，他们每礼拜至少得教三十个钟头，晚上还得上人家去教家馆。他们早上从家里出来赶不及吃早点，脸也来不及洗，便在马路上买个大饼，一面嚼，一面从这个学校赶到那个学校。中饭就吃点冷饭或面包。至于家里，谁去管他们家里呢？他们的好师母因营养不良病在床上，却没有钱买药；他们的孩子号哭着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却没有人理会；房子里到处是破布，蚕豆皮，坏玩具，卖不能卖，当无可当，看上去整个像活地狱。他们活着毫无希望，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希望，他们满心所想的是领

下薪水买米。那么,你又怎能责备他们,让他们想到别人,关心别人?

我们现在再说学生。毫不惭愧的告诉你,我恨他们。今天我就逮住一个大骂。这是个我学生中顶娇贵,顶有钱,顶会打扮,顶不用功的女孩子,我平常就讨厌她。她背后送给我个浑名,叫我“剃头师傅”。起因是我上课迟点,我走进教室,她高声嚷着,“剃头师傅来了!剃头师傅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走上讲坛尽可能损她,只差一点没有把最难听的骂出来,直损的她哭到下课;也许下课还在那里哭,我可不知道了。我承认我太过火,可是佩芳,请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久以前还亲眼看见的,我近来外表纵然寒酸,纵然比人家穷,而我究竟也是“人师”,我的人格难道就那样下贱吗?

你也许要奇怪,我怎么骤然变的这么厉害。我原是出名的和气人,喜欢孩子,喜欢学生,作事肯负责任,你父亲也夸奖我是好教员,将来大有希望。这一切都不含糊。我脾气的确越来越坏。但你只要设身处地想想,就明白这变坏的原因。首先,我花费极大精力将材料预备起来,对学生讲王莽的改革与失败,或兰格斯王室与约克王室的阴谋,他们却在下面看张恨水的小说,再不然就丢纸团,约会晚上看狄安娜·窦萍。他们丝毫没有尊敬我的意思,丝毫不把我看成先生。接着其次,我连讲几个钟头,熬的头昏眼花,终于下课铃响了,大家抢着跑出大门,他们哗笑,喧嚷,扮鬼脸,一阵风跳上汽车包车,把我远远的丢在后面,谁也不理会我;我是他们的先生,累的像牛,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去。这使我想起他们是少爷小姐,世间贵人,我则是他们门口的要饭。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的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顶脏的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假使过这种日子的是你,就是说你觉得马路也比你漂亮,比你尊贵的多,那时候你怎样想呢?

“那你以前怎么过的?”你可能问。“你以前难道好些?你不一直就这么穷?”

你理应问,佩芳,你问的有理。实不瞒你,学生们受气大半是冤枉的,我的脾气变坏还有个重大原因。我本是个好教员,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你怎么想得到!那全因为你们,全因为有你们在上海,你父亲母亲连你弟弟都把我当作亲人,每礼拜中我有个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从礼拜一便逐日计算,单等礼拜六晚上;其实永没有到过晚上,顶多六点,我已经飞奔到你们家里,谁也拦不住我,而你们也早已在等着我了。你弟弟蹦蹦跳跳,上来拽住我的袖子,我是他的大哥。你母亲——上天保佑她活一百岁,喜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起东又忘记西,直唠叨嚷嚷。请别生气,她心里岂不早就承认我是她的女婿了吗?假使我有一天不来,她会整晚不高兴,有时竟可笑的要以为我病了,给车子撞伤了。你在家比较

稳重，怕母亲笑话，你只轻轻点头。然而这种故意装出的冷淡，在我远比千言万语更亲切。你父亲生来喜欢喝几杯，酒后总发牢骚，然而我们也难怪他。他过去为社会服过务，为人类尽过力，心无二用，勤恳的当了三十年教员，目的无非希望国家社会进步，而在垂暮之年，许多学生都已自认为国家柱石，起居经常登在报上，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国之苦……想到这里，我们不但对他的愤懑衷心原谅，只觉得他的责备应该，他有权力，他的赤诚无私格外可亲。

我就这样在你们家里留到深夜。在你父亲的侃侃议论中，你母亲的只怕冻着饿着的唠叨中，你弟弟的玩笑中，你眼睛关心的静抚下，我精神又醒过来；过去六天的疲劳统统消失了。然后第二天，我门上悄悄的剥剥两声，刚转回头，一个小脸已经喜莹莹探进来了。这是你，佩芳。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镜中观察过自己，你的因为还不曾十分成熟，稍微有点灰黄的脸蛋，淡淡的蛾眉，沉静的凤眼，调皮的翘起的鼻子，轮廓分明的嘴唇，丰满的下颌，综合来看，远不算漂亮——我是说它不能令人一见惊倒，但却有另一种美，要经过相当时间相当细心才能发见的，温柔，善良，诚恳，含蓄，不可动摇的自尊。一种温暖随着你走进来，你不单照亮了我的屋子，并将照亮我的一生。

这一天属于我们两人。我们于是上公园，或上郊外，躺在香味刺鼻的软草上，轮流读狄更司，云就涌来涌去，在翠蓝的天上滑。其实我们又哪里会管狄更司扯些什么谰言！我们不过利用他占住时间，使大家不过分亲近。

我没有方法说明那时的幸福；然而现在，你想想我的现在吧！假使知道我的实在情形十分之一，你也会了解我了。我每天连教几个钟头，丝毫得不到安慰。我的鞋是打过补钉的；我的衣服没有钱洗；我在饭馆里，一个徒弟都吃两个以至三个菜，我只能吃一个菜的客饭；我的房子像被掘开的古墓，满目凄凉，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尘。这种种都消磨我的志气，再加上孤独，更是越来越使我自卑，无论在饭馆在路上，我觉得我是个罪人，不敢正眼看人。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就像我是灰色的，无声无臭，和谁也没有关系的物件。我恨人家穿的漂亮，讨厌成对的人在我前面走，怕看人家潇洒自在，没事时候我只该躲在屋子里瞎想。我近来的确消沉，对于功课毫无兴趣。一个问题老在我脑子里盘旋，像一只蜘蛛，结下无形的大网，把我整个的心都网起来。假使再继续下去，我相信我会发疯。

钱！佩芳。钱固然苦坏了我，同时可也苦坏了你们，你恨它还得爱它。在你们走后我曾反复想过，如果不打仗，我手里能多积攒点钱，按照预定计划，我们现在应该结过婚了。这就是我上封信里说，要做生意的原因。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只因为太爱你，我才跟你商量。我没想到竟会遭你反对，你说我们大家都还年青，等到战争结束不迟；你说做生意没有把握，太不清高；你又说真的幸福并非建立在金钱

上面。……可是我的小空想家，请容我问一声：假使战争打一百年，我们难道也得等它一百年吗？

我承认我需要结婚，也许比人家能想到的还要迫切。先让我们抛开我目前所受的痛苦，连别的重大理由也暂时不提，你只要知道我过去的生活——虽然我以前曾约略对你讲过，但你如果知道的更详细点，你更会明白我怎么这样需要家庭。

我母亲是世间至可怜的人。（现在且让我从头讲起，看完后我相信你会更了解我。）她娘家是个小县城的败落主子，正所谓高门不来，低门不就，直到三十岁，父母双亡，兄弟们分了家，不得已才嫁给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填房。这官僚就是我父亲。她过门时前房的儿子比她还大，就是说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跟前好几个孙子了。

我父亲本来在京里作官，不算大，也不算小，就是不必每天画到，自然也就没有实权的那种脚色。收入相当好，生活很优裕。但是他的后台，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现代说客，因有政局变化忽然倒了。他奔走将近两年，后来看出别谋门路的没有希望，只得带着家眷回老家来。这事恰巧发生在他的前妻去世时候。他有两个早已娶亲的儿子，一个守寡住娘家的女儿。因此你可以想像，我母亲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简直比作媳妇还糟。作媳妇还能讨公婆欢喜，她可是眼中钉。

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当我敢自己朝外跑，哥哥，姐姐，侄子，邻居，连佣人都欺负我，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再不然便是背后飞来一脚。

“现在让你神气，王八羔子；等老头子一死，把你们娘儿俩统撵出去！”

我不忍重述那些更难听的骂人话，也想不出我当时真会神气。但看见我每次哭回家，母亲便不再让我出门。

“又出去惹祸？滚回来！安静坐在板凳上。”有时候我实在别不住，母亲就把眼一瞪。

我们于是终日关在屋里，房门上经年挂着帘子，仿佛我们犯了罪，怕给别人看见。母亲的眼睛老是红的，脸老发青，我从不曾见她笑过。我们连讲话也不敢大声。可是你别以为我们从此无事了，就为不敢大声说话，有一回姐姐竟跳到门口。

“你只管咒，只管咒罢，狐狸精！这家人越咒越旺，你咒不死；要咒你先咒死老头子！”她指着大骂，所谓老头子就是我们父亲。

其实谁又提到过他们半个字？母亲吓的只敢躲到墙角哭，也许怕父亲吵起来，将来的日子更难过，她无论多少委屈，从来也不敢对父亲讲。

父亲是个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从他走路以及待人接物上可以看出来。据说他还有一种迷信，他认为他的在“事业”上失败，完全因为他前妻的去世，就是说他相信前妻有“相夫命”。因此他意气消沉，平常很少在家，每天吃过早饭，照例上精社

静坐聊天。至于他是否爱我们母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怕他,母亲也怕他。有一天我放早学回家,没看清跟他撞个满怀,他拉住我大揍一顿,还罚我在太阳底下跪到晌午。可是他对于姐姐和哥哥们倒十分纵容:大哥终日躺在屋里吃大烟,二哥在外面花天酒地,他也不管;姐姐因为守寡,在家里更是个跋扈祖宗。实际上家里的一切权力也的确操在她的手里,没有事她不过问,每天买小菜的钱都得向她去讨。没有人不在背后恨她,可是谁也得当面恭维她。她的命并不好,比人家希望的还惨。当我们父亲死后,她跟一个听差逃出去,以后永远没有听到她的确实消息。有人说她被卖在下等窑子里。

我们的日子是难以想像的。由于精神上自幼所受的压迫,日积月累,我血管里流着刺骨的憎恨。我想杀人,我需要喝血;还在当孩子的时候,有无数回我发狠要将这家人杀光,连所谓“老头子”在内,然后放把火,带着我想像中的老牛——也许就是牛郎织女故事中的老牛,驮我母亲到山里去。

这自然只是幻想。可是你别笑,现在我当然不会有这种傻念头了,除了美的希望,再也不会想别的了;但在当时,这种情感的确可怕,来的很真实,至今我还分明感到它。它只差一点没有压扁我,窒息我,毒蛇似的毁灭我,也许我血管里至今还留着它的毒素。我应该感谢两个人,我父亲适逢其会死了,接着,两年后是我母亲。我记的十分清楚,就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天气很热,我来不及考试就赶回家去。我没赶上给她送终,等我赶回家,她的棺材已经停在一个下人住的小房子里,又黑又暗。

据说她是自尽死的。我弄到手一把小攘子——就是你曾看见过,现在经常放在我书桌上的一把,我并不哭,也不睡,直坐在母亲棺材旁边发两天两夜的呆。忽然我想通了。你也许猜我要杀人,我的确想过。但是我忽然醒悟过来,也许应该认为母亲的启示,我想无论生前死后,她无疑的有个不变的希望:就是她儿子的幸福。那么我又何必拿生命去跟两个败类拼呢,纵然我杀了两个前房哥哥,在他们方面,毫不足惜,我不杀他们也会自行毁灭;而我却得终身坐牢,她的在天之灵会满意吗?假使我真要报答她,为她报仇,我首先应该立志,将来比别人有用,在社会上有地位,日子过的比别人好。同时我又想,她不单给我发奋向上的机会,实在也是自己吃尽了苦。原来我之能上中学,全靠她当卖首饰维持,数年间已经当尽卖光,我们山穷水尽,再下去只有挨饿。她如果继续活下去,看见她世间的惟一骨肉终日愁眉苦脸,她的心决不会安静。这种思想减除我许多痛苦。把她安葬之后,一阵轻松,我感到和这家人的关系完了,血腥的仇恨算解脱了。

我从家里没有得到分文,家产早已大部分被两个哥哥荡光,剩下的他们当然不会分给我,我也根本不曾向他们要。我上大学是由一位先生帮忙,他给我二十块钱